

蚕 (外一首)

张华博

今夜的故乡
比八月十五的月亮,还亮
它直接照亮我内心的蚕
一条一条
肉嘟嘟的,拼命往外爬

鲜嫩的桑叶它不吃
好好的一枚月
硬是被啃成
带血泪的蒙古刀
对准你的一头,特别尖

读秋

九十一岁的母亲一个人
在乡下撒播的那些对生
命的爱
正一粒一粒

饱满成金黄的阳光
我挑着它们
把回城的每条路
都压弯

(张华博,湖南省作协会员)

故乡的名词

罗森

桃李坳

有桃有李,才叫桃李坳
爬山过岭才几里就撞不
见乡音
路程那么短,乡音也那么短
将陌生村庄的炊烟
当做一缕清香顶礼膜拜的
是卑微的水稻
弯腰、低头,沉默
无一例外的虔诚
她只是一位过客
三十来年了,一直还在路上
桃李坳,如今
暮色笼罩,茅草丛生

茶林水库

水库的下游是村庄、村
民、水稻
水库的上游是新种的油
茶林
水库的旁边是新修的村
委会
茶山扯花生的东明佬
看着日渐消瘦的水库
眼睛的忧郁,像极了村委
会那位写诗的
扶贫支书
(罗森,邵阳县作协)

旅人笔记

白水洞或红蜻蜓

肖克寒

那只红蜻蜓。是的,那只红蜻蜓,出现在这个时段这个地方。

恍惚是夏日某个节气后的一天,时阴时晴的中午。地方就在白水洞,那条叫棠溪的山溪边,一个挺起的褐红色石头上。石头之所以挺起,是因为被山洪竖立,后来溪水线又降了下去。红蜻蜓歇在石头顶部凹处,一动不动。对于白水洞来说,这是一个极小的容易被忽视的大事件。石头本来不算什么,关键是这只红蜻蜓的降落,石头上又是有图纹的。我还记得那图纹竟然像一张人脸简笔画,眼睛都有着明显表情。

周围潜伏着各种声音。时远时近的蝉声除了说明当时天气很热,还能说明当时很安静。红蜻蜓歇了一会儿,忽然打乱我的凝思,按照它的计划飞了起来。还没等我弄清楚它的意图,就飞到了山溪的那边。

红蜻蜓也是来旅游的吧?它飞翔的姿势,像是在寻觅什么。我看见它先是飞到溪流那边的几棵杉树上,然后到了游廊栏杆上,那里恰好有三个人在拍照。这三个人,两个是男人,一个是红衣女人……红蜻蜓可能对女人盘着的公主辫感兴趣,好几次差点停在她的发夹上面了。红蜻蜓是被拍进了他们照片的。

因为要在白水洞寻找自己的梦,就没有再关注红蜻蜓。往里走,我的眼前豁然开朗。在山口的一面山坡上,有很多青枝绿叶的桃树。据说这里有过一个种桃的僧人。因为桃花开过了,因为果实也摘走了,桃树只剩下了回忆和惆怅。必须承认,被我关注到的那一棵桃树是最美丽的。那棵桃树在一堵偏僻的山崖边,比其他的桃树都要高,有一个大杈和一个小杈,大杈朝着西边的方向。我在想,春天这棵桃树开花的时候,多像一位山间女

子站在山坡上,打量着山坡下来来往往的游者。游者都会注意到这棵桃树吗?游客们有的是来看那个亿年溶洞的,有的是来听那峡谷瀑布的。瀑布像一块机杼上的纱缕,织着鸟声花声和云朵的影子。

但我仍然想着那只红蜻蜓。记得它的眼睛很奇特,又大又鼓,占据着头部的绝大部分。红蜻蜓是我儿时的翅膀。那时候晒谷坪上,蜻蜓和麻雀最多,但红蜻蜓较少。坪边开着南瓜花,也有红色的和黄色的美人蕉,红的庄严黄的尊贵,上面都降落过红蜻蜓。

儿时的红蜻蜓都去哪了?不能不说,棠溪石头上那只红蜻蜓很像儿时见过的那只。我儿时只捉过一只红蜻蜓,还是那个叫小芳的姑娘给我捉到的。眼下,它好像从白水洞石楠树的红嫩叶尖上飞过来了,从那丛青青的烟竹上飞过来了,落在眼前的这簇剑一般的白茅上,白茅在风中摇曳着,飒飒作响。

横跨在峡谷上的桥,我知道它的前世今生。最早是几块不规则的跳石,说不定是野猴子搬来的;后来是几块栗木,是山里的樵夫架成的;现在是配有栏杆的钢筋水泥板,是旅游开发者弄成的。在这座桥上,有很多美丽的邂逅,譬如正当年华的男孩和一个同样正当年华的女孩,当然也可以是“黄花白发相牵挽”;譬如一个狂野诗人和一个不会写诗的樵夫;譬如一片飘然而下的枫叶和一只红嘴的小鸟。我没有这些奇遇,但是,的确又一次遇上了红蜻蜓。

这只蜻蜓当然不是见过的溪中石头上的那只,但不排除是那只红蜻蜓的远亲。我看见它时,它正从桥北面的崖上飞过来,在一丛花朵早已凋枯的映山红边停栖了一下,然后粘在了桥栏上。它视力极好,是从桥栏的夹缝里倏地钻

过来的,竟然那么精确。红蜻蜓擦着峡流的波浪飞出了峡谷,然后就不见了。

山路上又见到一些蜻蜓,有的是灰黑相间的,有的是淡黄色的,它们或流连山石间,或小憩枝头,或悬于空中不动,姿态万千。前面有位打花伞的白衣少女,竟然伸出玉臂招徕蜻蜓,一只蜻蜓果真停在了她的手掌中,真是一帧可遇不可寻的《仕女蜻蜓图》。

这山中水中可遇不可求的画面有很多。譬如有一道瀑布,需要攀上崖壁,贴近一个圆的崖孔中去观看,每次还只能一个人看,俨然是“窥瀑”;譬如一掠山鹰,盘旋了半天,突然翅膀一敛,坐在有个天生“士”字的崖尖上了,俨然是“士魂”;又譬如在“一线天”石巷,远远看见圆月的夕阳夹在石壁间,像一粒鲜红的山果……

忽然想到,白水洞是一幅巨大的山水刺绣,蜻蜓像是那根银亮细小的针。蜻蜓网状翅页发达,膜质而狭长,有时每秒可飞十米。我发现它们既可突然回转,又可直入云霄,有时还能后退飞行。蜻蜓绣了多少岁月才有这无边风月?这是不能知道的。

一方风景离不开无数渺小的生灵。譬如一尾鱼,一只绿色蝈蝈,一只野漂的蜜蜂,甚至一只不断搬家的蜗牛……游白水洞,请别忘记欣赏这些渺小的生命,它们是动感的风景。虽然细小,也能启迪人生。

我真的很想再看到那只溪石上停歇驻过的红蜻蜓。但是,这就像人生中的无数瞬间一样,一旦过去,就不可能再拥有。我知道永远也不会和那只红蜻蜓再相遇。但毕竟相遇过。因此,它将是一缕山愁。如果有一天相遇,请别打扰我们的世界。

(肖克寒,新邵县作协主席)

一群白鹭上青天

杨民贵 摄



樟树垅茶座

人生是一颗葡萄

愚一

儿时,日子苦,常吃麦粩和大萝卜饭,能解馋的唯有晚爷爷家门前那棵葡萄树。

葡萄树很老,皴裂的葡萄藤,就像那些年的生活一样粗糙。春风过后,老藤上,几片嫩叶,如鹅掌,舒展开来;曲卷的藤须,嫩嫩的,释放着积蓄了一个冬天的能量。这一切,给农家娃带来了欣喜。饥饿的我常常偷一些嫩叶,将几根嫩须,噗呲一吹,再往衣角一揩,揉进嘴里,吱吱吧吧地嚼出童年的味道。

葡萄落花了。刚落花的葡萄尽管很酸,很涩,在我这样的饿死鬼眼里,也会有无穷的诱惑力。常假装玩,到葡萄树下转悠,发现没人,心里便发痒。忍不住伸出手,一触到葡萄,心跳就加速。犹豫了半会,把手缩了回来。再看看,确定没人,又伸出手,横下心,拽一串葡萄,怀着怦怦的心,飞一般地躲到

后山的茅草丛里,和着涩涩的葡萄籽,咯吱咯吱地一口气嚼完。东瞧瞧,西望望,生怕被发现。那味道,酸里夹着涩,涩中带着苦。那种酸,是透心的酸;那种涩,是透心的涩;那种苦,是透心的苦。吃完,坐在茅草里,望着不远的雪峰山,想着老师在课堂里讲从偷牛到偷牛的故事,心比牙齿酸。

初中毕业,我考上洞口一中。三年后,高考落榜。同年,父亲得病,无奈外出打工。期间,扫过马路,打过零工,栽过荔枝树。历经苦难与辛酸,回乡复读,考入邵阳师专。大学毕业后,在县城教书,日子过得还算好。

有位高中同学,现上海某企业老总,洞口大邵公益组织名誉会长,长塘乡穷山沟里出生。小时候,日子过得也很苦。他家里,养鸡鸡发灾,母猪不生崽。家里没有收入来源,母亲为了给他

凑生活费,将蓄了一辈子的长发卖掉,凑足20元。苦尽总会甘来,大学毕业后,他自主创业,小有成就,每年都会资助一大批贫困学生。

每年高考后,大邵公益会举办贫困学子高考茶话会,特邀我去做励志报告。去年,活动地点设在古楼桥下的望江楼,那里有一片葡萄园。此时,葡萄还没全熟。我到那里时,一批学生正忙着摘葡萄。他们主要来自洞口一中,是我们的师弟和师妹,都很优秀。看到我的到来,他们热情地递给我一串熟透了的葡萄。我尝了尝,好甜。

看到他们,我一下子想起了自己和那位高中同学的经历。是啊,人生不是一颗葡萄吗?不经历青涩和辛酸,怎会有甘甜?我立马变换了主题,将那天的报告改为《人生是一颗葡萄》。

那天,我临场发挥得特别好,情绪特别激动,学生们也听得特别认真。现场,我能够听到他们的哽咽,能看到他们眼角的泪花。从他们的哽咽和闪烁的泪花里,我感受到他们同样的辛酸,但我相信他们的辛酸只是暂时的,就像一颗葡萄。

(愚一,洞口县作家协会会员)

乡土视野

柿子红了

魏亮

偶然路过街边菜市场,看见水果店纸箱里装有一只只红彤彤的大柿子,散发着诱人的清香。便买了些,回家后与父母分享美食。大柿子吃起来甜甜的、软软的。母亲不经意间甩出一句话来:“你还记得小时候外婆家的那棵柿子树不?”我笑着回答道:“怎么会不记得呢。”

外婆住在城乡接合部,她育有五女一子。外公去世后,她一直跟儿子,也就是我舅舅住在一起。记得我上小学时,每年寒暑假,母亲都会带我到外婆家住上一段时间。外婆家的院子里有一棵柿子树,长在屋外的西北角。树干足有八米来高,树径粗,枝条灰色。它结出来的柿子却水灵灵的,可爱极了。柿树开花晚,直到农历五月中旬才开出小小的花,黄白色的花瓣紧紧护着娇嫩的蕊,花瓣只有指甲盖一般大。每朵花都栖在疏朗的绿叶间,微风起时,星星点点,自有一份与众不同的淡雅。

六七月间,花儿飘落,小小的柿子便挂满了枝头,青青的,圆圆的,好似孩童清亮的大眸子。到了八九月,柿子渐渐大了,由青转黄。不久,“一夜寒露风,柿子挂灯笼”。此时的柿子树变得灿烂生动,如同一位明丽的美人儿。那娇艳可爱的柿子红得通透、红得诱人,就像一盏盏小红灯笼似的,在阳光的照耀下愈发晶莹剔透。圆滚滚的柿子把树枝压得弯下了腰。熟透了的柿子在秋风中摇曳,引来一只只过路的鸟儿,它们一个俯冲就落在柿子树上,用那小而尖的喙啄食柿子。美味的果实不能任鸟儿独

享。每当柿子青黄相间时,舅舅都会手持顶端带钩的长竹竿,将红柿子一个个小心翼翼地勾下来。偶有随风掉到地上的柿子,我想尝下,舅舅便笑道:“柿子还没有熟透呢,要捂几天才能吃呢!”因为这些柿子个头不大,大家都称这些为“鸟柿子”。我那表哥调皮,经常像猴子一样爬上树梢,摘下当阳面且不易打的柿子。而舅舅则先把摘来的柿子用布擦干净,放进米缸中,再盖上盖子。约莫个把星期的工夫,柿子就褪去了酸涩。舅舅拣了已经软了的柿子分给表哥表弟还有我吃。她帮我揭开磨盘似的柿子盖,慢慢撕掉一半薄皮,那黄嘟嘟的柿子肉便露了出来。我轻轻咬上一口,那个软滑汁稠、甘甜如蜜啊,柿不醉人人自醉。

每年舅舅会把捂好的柿子留一部分给家人食用外,余下的都给亲戚和左邻右舍。左邻右舍见舅舅送来柿子,大人孩子都欢喜万分。邻家的果树上结了桃子、枣子、橘子和柚子等,也会送些给舅妈家来品尝。

“色胜金衣美,甘逾玉液清。”而今,品着这香甜的柿子,脑海中不由浮现出了外婆家的柿子树来,上次随母亲又回了一趟舅舅家。岁月流转,外婆已离开我们多年,舅舅家所在的村庄也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舅舅家的老屋也已不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加油站。当然,那棵承载着我童年美好回忆的柿子树也已不在。此时此刻,我吃着又红又大的柿子,还是会想起那时的“鸟柿子”以及邻里乡情来……

(魏亮,湖南省散文学会会员)